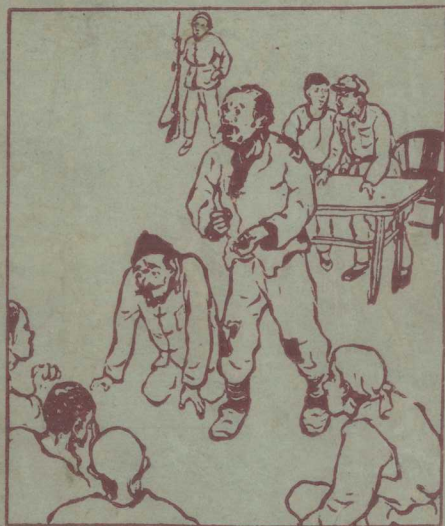


危 安

土地兒女們



文 學 叢 書 · 文 化 工 作 社 印 行

文化工作社

文學叢書

(第一輯)

12

★

土地兒女們

危 安 著

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

書叢學文社作工化文

們女兒底地土

著作者

安

發行者

章

秋

琛

發行所

文

化

工

作

社

分銷處

聯

營

書

店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印翻准不★有所權版

版再月四年一五九一

編號【珠 053】印數 1001—3000

寫在『土地底兒女們』前面

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，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，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『牛』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

毛澤東：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

一九四七年初，我來到東北，在偉大的土地改革中，在東北一萬二千幹部下鄉工作的時候，適逢其會，我也趕上了這個時機。使我有機會能夠受到鍛鍊。而且，能夠和農民們——中國偉大的土地的主人——朝夕與其。這對我還是頭一回。作爲一個知識份子，實際的與羣衆相結合，這還只是一個開始。但我將永遠紀念這個開始，永遠紀念在那些日子裏教育我，啓示我，幫助我的人們。四八年的二月，當我離開鄉下——從雙城到呼蘭的鄉下，回到哈爾濱的時候，一種迫使我不得不寫和不能不寫的心情，使我鼓起勇氣，拿起筆來。終於寫就了這篇東西。

實在說來，這原算不得什麼小說，只不過是我在參加了土改之後的一點記錄式的文字。比起那些豐富磅礴的生活，比起那些生龍活虎似的人物，這是無法比較的。只是深深感到，當我抱着忠誠與決心要『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「牛」』的時候，我還只是一頭『小牛』，雖然服務了，但自知效力不大，而且是很有限很有限的啊。

因此我在寫的時候，我只希望，它能夠完成一本通俗的文化課本的任務，或多或少的，爲翻了身的農民們，以及他們的優秀份子——幹部們，當他們正迫切地需要文化，尤其需要反映他們歌頌他們的作品的時候，盡一點『送炭』的義務。可是，等寫完了，也改過了，自己再從新看過一遍，這時候，卻又感到它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樣『差強人意』。因爲這樣，我遲疑不決很久很久地不敢拿出去。……然而，也只好如此吧。因爲我還希望着：第一再不要老是當『小牛』下去；第二還需要人們不斷多給些草吃和多給些鞭子。這樣也許會壯大得快起來的。

安危

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記於瀋陽北陵

目次

寫在『土地底兒女們』前面

姜二囉囉

舐馬肚的故事

查崗

研究土地法

閑嘮嗑

打場

『留籽的茄子先拴着！』

千年難遇

抓人

一

九

一七

二三

三一

三九

四七

五七

六五

破了『空城計』	七三
叫勝利衝昏了	八一
打山震虎	八九
綠棉褲	九七
王貴聾不聾了	一〇五
紅旗營	一一三

姜二囉囉

村上通信員臨進村子，睜着有的煙囪在冒煙，快吃下晌飯了：又狠狠踢了兩腳馬肚，那馬驅躍驅躍地三蹦兩蹦就跑進農會院裏。

這座大院套正在村子當間十字街口。原先這村兩頭高、當腰窪；兩頭樹也多，看去像個破木船。後來姜大白虎立起大院，平地加了三尺高，形勢可就變了：當街兩座大炮樓，日日夜夜，像廟裏的催命判官，惡眉惡眼地蹬在轉圈窮家小戶頭上，看起來也怕人。從這以後，紅旗村人都管它叫『小京城』，並且暗暗流傳着兩句嗑：『正紅旗村黑氣騰騰，老姜家房子賽北京。』一直到砍挖（註）以後，這『小京城』才算歸了農會。

紅旗村雖然經過幾次運動，可遠遠落在四外村子後邊。遠近的人都說：孤山子，

註：砍挖即砍大樹、挖財寶，爲東北土地改革後期繼發『夾生飯』之後的另一階段。

頭一份，白旗村差不離，封建堡壘數紅旗。這村原來姓姜姓周的都是大糧戶，東頭姓周的多，西頭姓姜的多；等煮過『夾生飯』（註），工作隊一走，又有人編了一段嗑道：『東頭一鍋粥，西頭一團醬，農會跟人屁股轉。』……現在的村長姜士斌，外號姜二囉囉，偏巧也是那一團醬的數兒。所以這套嗑在村子裏卻還有人常唸叨。

通訊員進院，農會正在開會，合計分房子房場。立冬已經過了幾天，有的還沒有開始打場，有的苦房、漫炕、抹牆的事也沒有敢下手，就等這件事鬧妥了好煞下心去幹活。屋裏沙沙了一陣，聽見院裏響動，靠玻璃窗的一溜後腦勺都擰了過來，貼着窗看。村長蹬一脚跳上炕爬到窗跟前，大聲喊道：『我說老疙瘡，區上有公事嗎？』這老疙瘡只顧一面拴馬，也沒搭理就衝那馬敞口罵道：『這馬才能哩！應名叫菊花青，中看不中用！』說罷遞過一捲報紙，取笑道：『拿去！公事！』就走了。姜二囉囉喀吧喀吧眼，罵罵譏譏的轉過身去，當大家發表道：『看這小鬼頭誰

註：指半生不熟地區。像做飯沒有煮熟。其特徵是：封建勢力沒有徹底摧毀；基本羣

衆沒有當權；幹部成份不好，脫離羣衆。

惹得了？還誰有意見，快說！炕上失火，響登登的——不要不吱聲。」南北兩炕的人，抽煙的抽煙，咬耳朵的咬耳朵；悶了一會，有人發話催促道：「麻利歸籠歸籠得了！不是講的不興噠嗎？」

這時幹部都圍在桌旁，個挨個頭碰頭的看着書記算賬（書記姓計，外號二明白）。姜二囃囃把鉸了邊的黑氈帽推開貼到後腦勺，露出分髮，跼着腿擠過去溜了一陣眼珠子，又回頭走過來面衝大家，冷笑熱哈的說道：「我說，今天房號擺弄妥了，這就算了結了一宗大事。咱們僞滿受了十四年痛苦，地無一條壠，房無一根椽，現在又劈地又分房，這陣就算翻好身了吧？澈底了吧？可光咱們幹部也不當啥，「好人出在嘴上，好馬出在腿上」，誰有誰提，不要背後捏窩窩！日後一時又出反映，可不怪我話不到，對不對？」等他說完了，這才有有人伸頭喊一聲：「對！」接着四處疙撈裏也有人喊：「那還不對，一棵榆樹撐得起大樑嗎？」

村長講完話，書記也算完賬。接着站起說聲「請大家壓壓言」，然後照着一張紅紙單宣佈道：「蔣士全分姜仲義東二號腰街六丈；周煥仁分周世愷壕外西四號四

丈；牛占山分姜仲義壕外東一號五丈……」不等念完，下面便議論紛紛，有嫌窄了的，有說等差了的，都不甘服。到處嘆嘆嘆嘆的。制止兩三回，才接着念完。村長一來看勢頭不好，二來快吃飯，緊忙囑咐大家記住插牌子，就宣佈散會。

一聽說散會，嘩傢伙就空了半截屋。後屋的人湧到外屋，擠也擠不動。這時打炕上叮噹跳下一個人來，三闖兩擠走到桌子跟前，架着膀粗聲說道：『我到要試問問問問，當幹部的興不興向親薄外？』一雙眼緊盯着村長、書記。衆人回頭見是牛占山質問幹部，就都止了步。連擠到外屋地的也往回擠，不霎眼地奔裏屋看。牛占山外號叫『大傻牛』，是個老住地場的老跑腿（單身漢），只他一人一身，沒有憂掛。他本該分到房子，可是他古古怪怪的不要，卻想來年自己立個窩棚，因此指定要塊房場。偏偏分他的那段地基又窪又遠。書記正想圓和兩句，姜二囉囉看當這麼多人頂了他，忙攔住說：『你話說清楚！不要唧噥一棒，丟頭不落尾的？』

牛占山說：『咱不管頭尾，你別虛唬了，叫書記說！東南那段老窪地怎麼就該分到我頭上？你拿蔣士全比吧！』書記說：『不用比了！該怎麼分我怎麼算。我一

不向旁，一二不向陽；再說我又包打承認，上面拿這東西落賬，如今分好了怎麼辦？」姜二囉囉搶話道：「真是，這又不是給誰家寫紅白禮事，短了筆劃，還給你添上？」

衆人看得明白，幹部裏頭，主任不當令，愛直言直語的武裝委員也不在場，其餘都是隨和性。眼看『大傻牛』拗也拗不過，早有人敞開嘴笑道：「走吧！大鷹不見小鷹怪……」姜二囉囉見堵住門的人漸漸鬆散，同時就話接話對牛占山說：「對！這誰也不用怪誰，『人不錯還成神』哩，誰也擋不了有個一差二錯？解釋解釋清楚就算爲對。」牛占山這人是碰硬不碰軟，吃不住兩句軟話心就活了。他說：「話得說開了，我牛占山沒有牠也活着！」便不再計較，抱着膀跟衆人走開了。最後幹部也各自回家吃飯去了。

吃過晚飯，農會一夥人又聚到一塊。——這已成爲習慣了。反正不論有事無事，也不論什麼人，只要當上幹部，就有這習慣。書記剛打開通訊員帶回的報紙捲，發見裏面夾的有張白紙，忙喊道：「包是大佈告！」姜二囉囉正嚙談牛占山的

笑話，忙問道：『什麼佈告？快掌燈啊！』又責罵了那通訊員一頓。等掌燃燈，才知道是用大字印的『中國土地法大綱』。有人叫書記念，書記念了一段就叫村長攔開了。並指揮道：『得啦，囑咐嘛念的也聽不懂，貼起來吧！』並接着笑道：『我說，那傢伙雙膀一抱，虎頭虎腦的，可把他氣炸了！』正說得高興，門碰碰推開了，是武裝委員趙玉珍。他抗着洋炮，慌慌張張問道：『老張呢？他沒有來？』

大家齊問道：『哪個老張？』趙玉珍道：『工作隊張同志來了。我吃完飯在井邊打水，他先喊的我，我叫他到屋，他說：「不早了，上會吧。」我回家撩下水桶就跑來了。』村長問道：『就他自個？』趙玉珍顧不上細說，轉身就走：『叫我看看去。』村長向書記使個眼色，悄聲說道：『必是有什麼緊要事！……』

一霎眼工夫，院裏一囑囑樂呵呵叫道：『我說你能走多遠啦，……』脚步越來越響，姜二囑聽出來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『人多着哩，趁早預備好睡覺的地方！』說着忙迎出來，爲首的是張同志。他一進來，姜士斌便連連招呼：『請進屋，進

屋！』再仔細一看，跟隨進來的都不是外人，趙玉珍後面，是牛占山他們一夥跟來了。村長書記彼此擠了擠眼，就張羅燒水去了。

砍挖時期張同志是這村工作組長，後來就在這帶工作。因他參加區上的思想站隊（註），好久沒來；進屋看大家坐立不定，又是茶來煙到，不免笑道：『才半拉多月不來，倒變成客人啦。』姜士斌聽聽口風不對，一面招呼大家坐好，一面解釋道：『多時不見，不是客也是客唄！……』張同志取過掛兜，一邊插言一邊說明來意道：『好吧，咱念點東西大家聽聽吧。』並把來此試驗土地法（註）和它的重耍，說了一遍。姜士斌聽了，忙指着牆上新貼的『土地法大綱』說：『這真叫不謀而合！張同志你看，才剛書記還念來的！不過他到底丟三拉四，你給我們再念一遍，就更明白啦。』張同志一心樸實，考慮半天說：『既然念過就不用再念吧！』大家笑道：『念吧，多念多開腦筋！』趙玉珍道：『我提議念不如講好。你念這一

註：研究文件，聯系檢查工作，進行整頓思想。

註：試驗土地法，爲當時東北各地相當普遍的試點辦法。

條忘了那一款，那算沒有門；左耳進，右耳冒，我恆是一個字也不能往心裏入！』
張同志又徵求意見，也都贊成講，他就揀土地法最重要意思簡單扼要地講了一遍。
講到『澈底摧毀封建』，姜二囉囉偷着捏了把汗，咧咧吧吧的道：『那算對！土地
法共產黨就是給咱窮棒子撐腰！不的能翻了身嗎？』說着悄悄抽身溜走了。其餘的
人等張同志說完，又閒拉一氣白，才散。

趙玉珍把洋炮扣上泡（扣上火），提在手裏，就催人送張同志睡覺去了。

舐馬肚的故事

姜大白虎，是姜三爺姜從周的外號。

這人現在五十出頭，因他吃的肥胖白嫩，惡如老虎。——這倒不是說他生的長像難看；其實在早，人們腦筋不開，窮家小戶還相信命運的時候，都會羨慕過他圓頭大臉，發福發貴的樣子。那時候，一說一笑，眼窩子叫肉蛋臉擠的就像沒睜眼的豆莢。夏天穿綢掛緞，到了冬天，頭戴獺皮子三元大帽，腳蹬高腰統的毛皮靴，要多神氣！查起邊來，近地邁着四方步，遠地跨上高頭大馬，揮起二龍吐鬚鞭，方圓十來里，跑到那裏地在那裏。

自從經過砍挖，姜大白虎眼看叫他的佃戶搬進大院，自己搬了出來，一家九口窩到一間偏廂子裏，姜大白虎也就不成其爲『白虎』了，眉眼嘴臉，愁成一疙瘩。

這偏廂子原是姜家地基，後來租給老佃戶孫癩子，才蓋的三截房。孫癩子和他

兒子死了，就白收回來做了倉房。孫癩子老娘們也給攆走了。老孫大娘現在還住在她姑爺趙玉珍家裏。

提起趙玉珍，紅旗村人都是挈他比做『武松』。皆因他腿長，走路快，幹活快，平常人都叫他趙大步。砍挖時候，因逮捕姜大白虎，趙玉珍從大院後炮樓順炮眼三下兩闖通開一個窟窿，縱身跨進院去，才抓住的他，所以『武松』這名也遠近出了名。鬪爭後，趙玉珍領民兵到偏厦子去聽牆根，聽屋裏正發狠咒罵：『這幫窮犢子歡起來了！』趙玉珍領頭破門而入，當面指斥道：『窮犢子不該歡嗎？你還不卑服咋的！』姜大白虎縮成疙瘩，嚇哭了。後來民兵四處宣傳，講的更是有聲有色。

姜大白虎只一個獨子，名叫姜士容，在哈爾濱三高畢業，當過一年候補警尉，於『八一五』後逃走的。兒子一走，姜大白虎就打算好了，還不等鬧起鬪爭，就殺口豬，辦兩桌酒席，當着屯親父老宣佈了兩條：一是分家，一是不認姜士容做兒子。吃了肉喝了酒的人，老周家的便在東頭說：『三爺腦筋真開了，這真叫「大義